

四庫全書

集部

方簡肅文集卷四

明 方良永 撰

序

海珠别意圖序

序曰拘於器者擇所宜仕擇焉而不必盡如吾意喜愠生焉此天下之通患也無拘無擇無喜無愠此其材識之宏大未易與俗人言也今年夏四月福建左參政缺

吏部以廣東副使陸先生請上是而擢之檄既至先生即戒行李取道還家憲長劉公率諸同官暨藩閫諸公合餞於海珠寺之法堂咸歎惋咨嗟惜其別去而先生獨津津然喜動顏色諸公私相謂曰先生少取巍科為才縣令名御史以至今官中外歷者三十年矣挾是資望以膺簡拔內可以取京堂外不失為憲長今僅以叅省行弗慍則已何喜為且愛合而惡離者恒也先生反是弗情於是又求其故曰先生忠厚慎密練達端亮

其居官也不事擊搏而淑慝自分不為操切而緇蠹自去激揚旬宣之政皆所優為而其問學精趨向定內外輕重之勢又已了然於胷中無秋毫芥蔕庶幾所謂見大心泰而無不足者故長憲可也參省可也未嘗擇焉無擇又何慍喜先生之喜蓋有為矣高堂有母年垂九十旨甘之奉旦夕弗躬者五年思欲解官歸養未可遽得一旦天假之便得拜太夫人於堂下怡怡登堂奉卮酒為壽暮年母子倍百溫存此時此景雖三公不易也

一官軒輊何足較哉先生三丈夫子競爽聯輝伯仲已取進士爲南北都部屬季亦績學負時名人以爲三陸復見即使先生官止叅省亦足自快而況閫藩直寄足之地哉然則先生非偽喜也昔殷侯侑使外國無幾微仳離之色韓愈氏猶以大丈夫許之若先生之知所重如此謂爲大丈夫非耶於是諸公同賦詩以壯其行題曰海珠別意予遂摭所以知先生者爲序先生行矣過建溪訪武夷真儒之遺址尚在道學之流風未泯即其

地考其人而會其心其所得又當不止於今日矣敢以是足諸公作詩之意

彤庭奏最詩序

弘治壬戌之冬僉司陽城田君振之滿三載有成績例當入報以難其代踰年始得請是為癸亥冬十二月也時同寅徐君朝文實權代其事重田君之行謀以壯之爰繪圖索詩於寅長貳暨藩閫諸公祝者頌者鏗然盈卷東所張君廷實題其端曰彤庭奏最虛其左猥以序

屬予嗚呼永胡敢序諸公之詩哉顧田君之去不可嘿嘿乃爲之序曰今天子以廉介弊羣吏銓司之所紀臺憲之所覈率皆致嚴乎是故凡奏績于朝者非是不得以最書其書最者必飭簠簋恥脂韋者也田君之最其無出於斯二者矣乎君初爲户部已有氷糱聲不局縮依違以諂事權貴忌君者每欲中傷之無由會君以繳納璽書誤違常式遂出知四川之蓬州州號難治君守其素弗渝率孚于上若下七脣旌薦以擢今官實兼屯

田鹽法二事二事之治尤號為難者也非勝以廉介鮮有不沮於勢與利歷覩既往以輭躓墨敗者恒踵相接其僅足稱數者不過奪田於民以與軍苛取於商以溢課而已是猶無績也況最之稱君惕此殷鑒愈自淬礪不事表暴而績自成問其屯田曰吾治其兼并而已矣問其鹽法曰吾不宥氣力者緇蠹窟穴而已矣嗚呼是豈可以易而能哉我不自潔人將汚我以利我不自振人將怵我以勢勢利一汩法且弛矣又烏兼并之能治

而緇褰窟穴之能去耶吾固知田君之勝其績者康與介勝之也以是稱最名直不與其實矣於聖天子弊吏之意真秖若而不負矣君行矣不次之擢端可預卜尚其毋替厥終哉

三膺旌奬序

戊辰秋八月既望予南歸道入浙之餘杭令餘杭者儀真王侯秉衡也時天旱田且龜拆桔槔之聲伊鳴遍野而厲疫不作刼胠探囊之盜屛跡舟陸行者恃以無恐

閭閻之民老稚各有業次鷄犬不驚貧民亦得轉移執事以輸官稅無告病者縣衆務畢修而俟若不經意然予異之亟叩諸媢友學諭林君源繼知俟為縣始十閱月來藩司奬予者再俟果何修而得此哉林君曰俟下車首諏民隱諸凡不利於民者罷革之無復緇蠹民苟以為利者朝聞而夕行之若饑渴之在已於賦與役非欲蠲之而勢格不可者弗征於期會未嘗取疾爭先而民不忍後常稅積負遠在數年之外者咸來輸納旱既

甚為民請蠲稅未報則以罪已民曰吾稅吾輸之毋貽
吾侯憂民以訟至立與是非之圖無留獄吏懔懔奉行
其文書毋敢叫囂于下或衒智巧以亂惑其聰明豪家
負勢陵轢鄉里閭侯至皆寂無譁崇德河流斷絕使舟
往往由餘杭入杭徼求旁午侯豫為區畫費不出於民
民若罔知郡大夫藩臬長貳奇侯之材事膠轕輪囷難
理者輒以委侯侯悉為處分大者旬日小者信宿皆綽
有條理具顛末以報由是益見知於官長而侯謙謹愈

至卒未嘗以矜喜怠忽自臭厥載侯之為政如此民之處凶年如樂歲也有由然矣予曰休哉予素聞侯名能文章乃今而後知其優於政也故觀於民可以知侯之惠觀於吏可以知侯之嚴觀於集事可以知侯之敏觀於事長可以知侯之恭恭嚴惠敏雖佐理天下可也於餘杭乎何有而爭致禮幣走儒紳以奬乎侯者非倖實宜無何御史中丞江右羅公嘉侯之能復宣明旨檄有司特具幣物命林君禮致于侯將事之日侯升自阼階

再拜以受登降頫卬肅乎有容左右觀者咸嘖嘖稱嘆以為前此所未數見葢至是未及朞月而三膺旌奬矣嗚呼今之為縣者材力或不逮慰瞀沈屯旦夕惟譴責之不免是懼而何旌奬之敢望若侯者顧不可賀也已於是朱少尹晁張少尹文相與請予言以侈其事予為具述所見與所聞者以復咸謝曰可矣予曰未也宜成者怠終者困彼數旌我者凡以為民也侯誠不以其已至者自足而益圖其所未至者於民必使餘杭之人

戴侯如父母頌之祝之去而思之異日之傳循吏者非侯莫書則侯之名久而愈熾侯之位亦由此躋于通顯也不足多矣一歲三遷何足為侯重輕哉二少尹曰盡之矣遂書為序

周侯述職序

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古之制也虞周盛時與巡狩之禮實遞行焉自警蹕不臨於方岳而几杖下錫於藩臣於是乎述職之事漫不加省蓋自衰周已然漢唐宋何

責焉我國家稽古定制三年一朝合藩臬府州縣諸司之長各率其幕官一人吏一人先期疏名於天官非縻於重事不得擅易其來也告至有期朝會有章考覈有典其歸也申命有勑勞賞有鈔其為制亦嚴且周不拂乎古述職之遺意矣百五十年來人無懈弛治底隆平者凡以此也明年春正月適當其期四方小大之臣各度其方之遠近次第啓行莆明府周侯行值九月之望邑大夫士凡如干人合餞於拱辰門外不忍侯之遽去

也咸相與致期祝之意謂侯莅邑甫餘二載而政聲已赫然茲行也上可以取臺諫次亦不失為郎署繼今以往自罄平生樹勛烈以衣被天下垂名後世莆人固不得私侯之惠侯勢亦不能終惠于莆也予不佞亦進而言曰侯茲行益有事於述職而非徒也侯之職奚在乎職於民也民安職稱矣故侯操厲冰檗民不病於貪墨矣侯令嚴鋤植民不挫於豪右矣侯杜干請之門民寃抑無蓋蔽矣侯塞需求之路民脂膏不朘削矣移山有

檄佚憫民騷擾矣追呼不濫佚恤民非𦍒矣職此述此
兩無愧負佚事畢矣然豈如斯而已乎予竊有厚望焉
今四境之内重困於無名之征大憝夫横逆之禍人心
叵測易揺難定或訛言有幻姓名人且徬徨躑躅轉相
吹煽富者負背而逃貧者乗機竊發鵰詐之風縁而四
起動摭細過往事以刦持官府恐動巨室莫敢誰何是
果孰致之哉必有所由然矣佚無意於吾民則已使佚
亦痛心疾首乎此耶天假其便忍以非其職而不殫述

之耶抑斯弊也匪莆獨然侯誠言之帝誠聽之絕其禍根更化善治侯之惠將普及萬方又何患莆人不蒙終惠於侯哉若夫臺署之擢於今侯所宜有休烈之著於後亦侯能事泛焉以是為祝固頌禱之常也僉曰善哉子之言也侯亦瞿然曰命我矣請書之以壯行色侯名任字以仁登乙丑顧鼎臣榜進士學博才贍綽有遠識與之論古今人物事體亹亹數百言不休下至星歷地理之書無不涉獵文名籍甚以非述職所係故畧之

漳南平冦序

漳守乏吏部以監察御史西蜀張起溟先生薦上曰可至則試事與先生入賛外簾分得人之譽無何冦發泉漳閒先生以書生提兵平之疊來撫按旌奬文事武備可謂難矣予聞先生為諸生時已籍籍有聲稱既成進士為御史出百一以擊權奸清齕政按劇藩大震風裁驚動一世其協襄試事也宜無難軍旅吾未學攻刺進止之機宜吾未嘗試料敵於倉卒之頃制勝于千里之

外即善談兵者未必盡如吾意謂先生猝辨之乎是則難方冠之初蔓也不滿數百人或易視之師出輙弗利先生曰是黠而狠不可易也簡銳卒礪利器以待其至馳報于三司監軍諸公困以重兵毋使滋蔓庶冠無前路食盡必奔必由吾境可擒也不閱月冠果望漳遁先生授成算於所簡卒擒渠魁七十餘人餘悉縱使去曰急則反噬無窮追嗚呼此司馬法也先生何從得之哉抑嘗讀其書而善用之耶六月之詩稱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先生得無似之乎廵撫聶公承之廵按徐公牧之
皆重有地方之責者聞捷而喜宜也幣物煇煌踵接道
路禮亦宜之膚公奏而璽書下可豫計矣予又聞先生
裁决郡政其速如流訟牒積案頃刻立剖庭無寃聲圄
無滯囚折獄之才不減平冦是又難雖然此先生之初
政也其果是之畫乎玄駒之步也雉之晨雊也先生固
知有化之之術矣嚴於檢押易於近民先生之所以化
也遲之歲月蝗可使反飛虎可使北渡冦有不息訟有

不簡以無乎此固先生所自待人亦以是待之至也必矣先生子不適出者廿餘年至是而適子生平和尹張君貽書於予曰吾郡伯先生靖冠安民而震器適生是天所以彰其仁也公其侈以文無吝吁有是哉何天人相與之近耶六月之卒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先生之祉孰大於是昔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先生盛德謙遜詎肯自衒顧茲事也天之意民之心先生之墩法不可略予故牽連書之

覺軒序

是歲十月朔大夫雷子孟升訪居士方良永于松厓草堂揖而言曰癸酉之秋某計偕北上越甲戌春正月三日次南陽傳舍夜夢謁晦翁先生小屋獨立素巾縞服儼如也導入顧與語久而辭歸先生止之曰留此講學慎毋歸語勤意切若素依門牆者然覺來自念蚤歲謬不自揣妄意古人之學而先正君子如翁者志所願學常恨不生其前厠門弟子之列聆其教語而視其步趨

於其遺書不能盡讀讀之又不能心惟其義而身踐之
冗冗十餘年寸志未成猶碌碌人下而乃辱翁拳拳誘
進於精神交接之頃仰愧俯怍何以副翁之教也展轉
床褥不覺淚下起披衣漏下正三鼓逺步廣庭達旦不
能寢嗣是隨所止輒榜其軒曰師朱欲竊附於大賢君
子之門不自知其僣也官莆之明年丁丑得翁遺像於
莆士大類夢中所見拜瞻之際凛然生嚴憚心又忻然
滋效慕心數日不忍舍去亟命工摹寫工又寫一小像

咸類遂授工前夢圖之惟肖每晨興退食皆焚香對越
恒如侍翁於夢中而不肖之駑鈍因於是乎有所警而
愧怍或可少追圖成奉以見見素公公曰泛矣請易朱
曰晦閱月又見公公曰子之師晦也將無覺乎請更名軒
曰覺為子記之某退避不敢當然辱公愛亦不敢辭竊
謂志於師翁而弗類翁之覺徒師也因記以觀圖因圖
以觸夢因夢以醒心求所謂洒然領悟者又踰二年而
昏昧如故憂畏彌深乃歛圖與記而櫝之自反自艾求

翁於圖記之外雖知已如執事亦不以告葢以不務實而虛衒其名自惡也茲且别去在執事宜有贈言如以其為不可與語則已以為可也則某之所望孰有大於此者誠急於求教欲旦夕奉以周旋不終負師翁之素願也敢請良朿方汩沒塵鞅中耳目無聞見者不知其幾年髮且種種甘老以死矣忽聞雷子言不覺矍然自喪恍然若悟斂容屏息起而答之曰始吾以子為廉能吏也今乃知子為有道之士幾失子矣子欲竟覺之説

乎人心之靈夫孰無覺而弗覺者昧其所有事也覺豈學而知者一蹴能至哉近世有一切簡易自立門庭者教人以瞑目靜坐謂即此可以悟道侈然以先覺自許而聖門格致之學顧指為破碎支離究其所謂覺者茫無依據視空寂之教殆無以異其誤人滋甚而亦以自誑子為翁之學何待外求持之以主敬盡之以窮理力久心融體用畢露此所謂覺翁所獨到者子從事於斯亦既有得而謙不自居吾固以子為有道之士廉能固

自道中來耶子必欲吾言請書此以序名軒之顛末可乎雷子再拜曰可遂書之

幸菴餘稿序

少保兵部尚書幸菴彭公未遇時懷負卓絕夢寐古人讀書見有忠于君孝於親植節秉義異乎人者欣然歎賞恨不生於其時與之頡頏下上間為文章鏗鍧炳發已足名家輙棄去曰餘事耳吾未遑也迨策名入仕即自誦曰立人之朝不挺然以自建立非夫也故必有餘

力乃治此餘事積久成帙因自名曰餘稿冠以别號屬
予序之予何能為役竊惟君子所以垂諸不朽者有三
道德功業而文章與焉公既不屑為矣而又未嘗不為
為之又未嘗不工何哉予意其稱量乎三者之間有見
夫本末體用之後先也故人則鼎峙之我則枝葉之人
則專攻之我則兼治之自警亦教人也公之見大矣哉
公令德孝友閨門有章予見公弟之事公如公之事父
武宗皇帝視朝恒輟公無間風雨昧爽率屬入侯進止

步趨尺寸不易逆瑾用事類藉桑梓致顯融公亦鄉人也竟不附寧彬並熾炙手實繁至為煽虐焰以焚灼士夫公又不附卒為忌者所擠幾陷死地予為瑾中傷待罪浙西畏瑾者若將浼焉公時為副憲虞逮繫輸罰之及也盡出俸金使為備此豈今人所能哉忠孝節義人之大閑公之素履槩如此此謂為有道德非耶故兩秉郡麾再持憲節冰蘗之聲大震而弦直矢激尤人所憚巨璫恣橫傲侮兩司獨公不為屈入掌內臺持論侃侃不

涉娦婀正色表儀羣僚畏慴盜起海内天子命公帥師征之一出而劉趙授首兖豫徐揚靖再出而鄢廖餘黨盡滅巴蜀靖上復朝廷之土宇下出百萬億蒼生扵巔崖水火之中公弗自有人莫與爭公之施設槩如此而猶日崇以盛焉公之功業可量哉宜公之餘視乎文章也抑文章豈真若是其小哉闡道與敷皇猷紀政事定人物以傳統緒昭勸戒垂示無極者皆是物也顧不可徒作耳予嘗評公之文章矣如老吏斷案輕重慘舒操

縱無常而卒不違乎律令又如宿將用兵奇正開闔變化靡定而竟不越乎紀律公之文章槩如此雖與道德功業並稱而為三可也公則以功業不出於道德必入於智謀術數文章不本於道德必流為卑弱支離怪誕而晦澁名稿以餘非臆見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公之餘稿不必盡同古人而文行相孚仕學互發亦逺得聖門之遺旨矣是為序

同年嘉會圖序

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於逆旅平生非故介紹不通苟非秦越其心者始相問勞繼相過從既狎相贈遺臨别而徘徊顧戀皆所宜有孰使之然哉情也情由心生者也生則惡可已哉夫以四海九州之人如是若同處鄉井則有間矣邂逅於逆旅也如是若同被薦進則又大有間矣故聚則喜散則悲散而復聚出所不料則驚嘆自以為奇而其情又倍焉然不盡同也易大傳曰方以類聚或聚以勢或聚以利或聚以道義聚以勢勢去

則睽聚以利利盡則攜惟夫道義之聚恒而不變聚亦聚散亦聚精神意氣自相感孚根心而不可解者也予已酉同鄉舉若干人聚散靡常存者無幾今年春三月戊申警齋先生來自龍溪始會於峯湖子與山齋在焉起居外未遑他及夏四月甲子再會於一齋五人者咸在焉酒半警齋作而言曰茲聚也樂哉聚且散容默默乎吾儕愛人者不祝而規斯道之亡也久矣走也戇以拙濫廁年末諸君子忍無我規耶一齋年最長颺言曰

吾五人者皆以道義相與也由今以前不復追論松厓峯湖山齋駸駸再起未究竟也予二人者繼自今其慎保厥終哉毋勢之附毋利之謀惟命義之安與時消息以毋重貽吾榜羞予當次對乃執爵以浮一齋申之曰子之言似也然外予三人無淺之相信耶三人者所謂赤日千里走就陰而息焉者也喘汗未乾顧復騁其餘技以逐日於虞淵耶前之言也予五人其共之矣於是峯湖山齋皆無言予迺援琴而歌曰白雲冉冉兮出無

心倦翼知歸兮畢命故林人若不自悟兮反是昨而非今歌罷引滿大酌陶然不知其聚散而悲喜兩忘也遂各即席賦詩峯湖復為圖序題曰同年嘉會為警齋贈所以寄素衷寓感慨情之至也警齋為吳伯貞守正一齋為林賢卿齊峰湖為陳敦賢伯獻山齋為鄭汝華岳予則松厓居士方壽卿良永也是歲庚辰月辛巳日乙丑作

杏林春意後序

業易精而名難成梔蠟其外以要過情之譽者無取也籍籍稱情矣卒不能享有其盛猶無名也實之孚行之利而罔或窒焉其庶矣夫豈易致哉業有專攻也儒爲大儒之達儒之名也質直慮下所以成此名也惟醫亦然古之名醫莫華扁若神於治療驚駭諸侯非不聲震一時也厥德不恤身且不保奚名之能成故忠信本也謙抑以行之也儒與醫均是準的也吾宗世業儒間以醫顯者亦咸自樹立起人愛敬橘泉有遺響杏隱再振

予嘗以儒醫許之最後得在淵獨翦出少偕兄在璞業儒而旁通於醫比兄得雋不克施在淵遂無意進取而醫益精名寖盛語人曰泥遠小成吾媿也粥粥乎若無能恂恂乎言若不出口於人無貴賤賢愚不敢欺以慢實既孚矣名容有不成乎然則將何徵曰泛與者隨聲雷同溺焉者獎詡過實亦徵諸正人君子而已矣正人君子有異詞焉以永終譽未可豫覘也佩佩素翁天下之望山齋少谷其儔也人之慕之者恒視其一言以為

榮辱而於在淵也長篇大章亟稱予之惟恐後使在淵不克享有盛名三君子者遽肯輕許之乎鶴鳴子和見於中孚而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亦言之謙之初六曰謙謙君子用利涉大川吉在淵者無亦有得於是乎其暗合耶其業儒之效耶予於在淵為族祖愛之敬之不異三君子故為原其名之所由成者以厎羣玉之左

方簡肅文集卷四

方簡肅文集卷五

明 方良永 撰

記

厓門弔古記

弘治甲子春二月丙午予出按海北取道新會縣舟次東亭驛縣官屬謁既予進知縣羅僑語之曰厓山之事千古痛憤辨香敬弔行與子偕乃具牲帛儆民舟習海

行者以行夜二鼓乘汐出港口前後數十舸齊發風静波平予卧舟中不知其為泛海也天未明抵岸予急起盥櫛啟篷窻東視厓門甚邇景色矇矇未辨登岸肩輿由松逕縈紆而進典祠者率其子恩平庠生逆于道左問之勤王義士伍隆起七世孫也予以松間且去祠伊邇戒毋唱道少頃至祠下舍輿步入先詣全節次詣大忠達觀二祠殿宇碑亭考其營建顛末大忠則創于故方伯陶公自强中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兩廡

皆祀同時死節諸臣東廡又特設伍隆起配享之位全節則創于今僉司徐公朝文特祀慈元楊太后其額與祭則皆上請于朝得古俞允者也觀禮畢易便服穿叢薄間從西上直至山椒轉顧後山蒼翠亭聳如扆環視左右山透迤盤踞如虎伏龍行當建祠處隆然突起稍前又突出一阜朝北如拱水遶其勢如彎弓隔岸諸峰層疊秀麗如畫無巉岩嶔岑之態較以形勝此亦足恃而顧不能捄國之亡豈地勢無與於人事抑天命已去

非此所能勝歟悄然而退遂從東下尋慈元殿舊址去今所創祠可百步許已鞠為榛莽復謁國母墳墳在舊殿之南稍東壯蠣為垣半已就頽國母即楊太后也夫志不載楊太后葬處而端宗陵寢見於志者已漫不可尋今國母有墳巋然獨存其好事者為之抑中原遺民憫后之節收其遺骸或具衣冠瘞之以示哀思歟脐微雨霏霏馳還具服行禮始就位天色晴朗三獻既畢日已正中縣官請隨祭大忠子謂祭吉禮非日昃所宜行

乃約戊申日五鼓即事予回舟次圩立岸上見水鳥飛鳴而下上漁歌互答於兩涯追思往事盡然傷懷徘徊閒典祠者曰前有奇石可往觀予遂乗小舟徑詣石處躡磴仰視巨石如屏前二石如人立頂趾皆巨中約如腰狀屏石有刻已磨滅不可讀顧問典祠者云舊有大刻元柱國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近巡按廣平徐公埍易刻曰宋丞相陸秀夫太傅張世傑死事于此今石長字沒矣予竊論弘範宜不足責宋之執政以國與人如

棄遺餘恬不知恤非得二公振起其間天理民彝或幾乎息彼弘範猶元臣也何足深咎況二三公之名實昭然史冊間當與日月爭光區區磨崖胡能輕重而必與之較爭哉典祠者又云昔有磨刀石自海門飛來至今尚在予令覓之潮沒不可得乃返因與羅尹論厓山事謂當宋室播遷之時楊后非正位中宮三公非顧命大臣皆無與國休戚存亡之義即使不死亦無敢非之者今其孤忠大節乃出於尋常之所不料此所以尤使後

人追思景慕不容但已也祠有田三頃餘乃知縣丁積割廢寺遺業所充又山故無虎豹居民素不為盜巡司雖設頻年無捕獲功近稍不逞者密誘他盜來掠其村然猶畏不敢肆天既薄莫予獨坐舟中感今念昔屢就枕而不成寐未五鼓即起與大忠之祭既竣事咸曰自有厓山之行天日無此晴霽風波無此平妥也遂回舟由故道過昨所覩奇石值潮落趾出壯蠣棲其四旁男婦持器狀如斧長二寸許爭敲取之又有荷鋤握取蚌

蛤於泥中者鷺從旁爭啄其餘無驚懼態無何入港舟行至蜆岡漫書是行所見與所論議者作厓山紀行録以朝文為予易題曰厓門吊古記

新建肇慶兵備道記

肇之建兵備道昔未之有也惟邇時肇之所轄與夫雷廉高諸郡賊冦猖狂狺狺弗率注意於衛民者患焉於是聞之於朝請特設四府兵備之職而以憲臣為之維胡公富治行有聲由山東僉憲擢今廣東憲副勑使來

董其事是葢襄陽接境於吳而以羊祜為守南郡實邊於魏而以程普為備之意也公既至運籌設略經營四府撫捕有功地方頗寧惟肇之一隅西則抵于都城瀧水東則抵于四會牛城賊冦猶有鬼蜮蹤跡出没無常者公欲示以德威常靖之法乃白於督府鄧公用資鏹若干購指揮楊宣宅拓其基址鼎建為道以為往來籌策之便且據其衝而為東西覬覦者之畏望以弘治十一年庚申春三月落成噫一道建而兩冦可息兩冦息

而百姓可寧胡公之功於是為大詩云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此之謂也若公之曩僉于閩臬激濁揚清保善去惡赫赫在人耳目予見其與今整飭兵備所施者無二心玆惟述其建道之槪而政績非所與故略之

重修平海衛廟學記

正德十四年己卯重修平海衛廟學成歷庚辰辛巳凡學所宜有而未備者亦次第成掌教事化州何君鯉走

其徒王生鵬林生渙來予請記其言曰平為衛僻海一隅冦至輒决柵以入莫禦高皇帝踐阼之二十年始城城完冦息人始務學然學宮未立也正統七年王衛侯茂疏請得肯始凖郡邑之制建學城南錢侯堂繼拓治之距今未百年棟腐椽蝕樞刓級夷有圮狀何師亟言於郡守岳池馮公馴公慨然曰吾責也乃言諸巡按御史某提學某慮材計庸易敝以新自經始至落成凡四閱月而殿廡堂齋若門若庭若廨宇號舍煥然改觀矣

宫故無泮無廩無會饌之堂乃又言諸御史某始作廩更淫祠於宫之西者為堂濬前淤塘為泮池塘故屬王侯昊捐弗受直堂之飾向侯洪有力焉先是宴贈之禮嵩於貢士牀榻釜鬵之屬無以給邑大夫滇南雷君應龍為請咸得視二庠而郡丞李公縉軰實先後相成之何師以兹役之成不可無記敢徼惠於執事予進而告之曰子以師命來乞予言凡以昭功紀盛也子亦知諸君子之所以急是役者乎予意必將使子諸生仰瞻顧

盻惕然深省曰吾儕思樂于此也果無所事事耶以聖賢為依歸以辨義利為趨向以勵名檢樹風節臣忠子孝為塗轍而求必至焉者吾事也吾自期待焉耳若畢甲焉從事於無用之學以謀進取而身心之不卹者其自待也輕以淺吾弗事焉耳子諸生誠是之學子之師誠是之為教諸君子之功且益顯垂之於無窮矣予不佞雖老矣他日見有負實學出而用世為廟學之光者尚能執筆以續頖宮之頌

重修蘆浦斗門記

莆水利最大者曰木蘭陂其次莫如斗門陂衆流之滙也閩郡之田咸藉以溉其為利也誠博斗門制如運河之閘時蓄洩乎陂之分流以備旱潦斗門廢陂之流且與潮通田之窪者將淪為斥鹵高者聽燥濕於天矣陂亦何能有其全功是故斗門不可以不修也去城東五里許曰蘆浦斗門延興孝義等里田實賴之始創于元至正甲申嘗一修於我朝洪武庚申再修於永樂己丑

歷歲既久岸左右爲潮所齧門亦將圮民皇皇告病雖欲起廢伊誰先之邇者郡守王公存敬嘗欲以修陂之餘次第經理之功未施而公以奏績去貳守朱公士容通守談公某乃以屬吾節推詹侯廷章曰斗門之修民之願也長官之志也子恤刑多暇其卒圖之毋讓侯固心於爲民者遂朝步自郡堂而達觀之至則鄉父老率子弟列侯道左皆叩頭稱慶願聽服役侯乃下令召耆老之有材幹者商其工程量其材用侯曰費當出於公

吾其倡之民曰費當自吾民出吾其助成之侯即出白金若干兩民亦計其田之入每田一畞輸錢三文總得錢若干萬文於是合公私之財市木與石鳩徒庀工侯復下令曰是役也堅者仍之壞者易之頽者塞之傾者直之毋費毋靳毋鹵莽以飾違則有辟民咸曰諾上下咸勤畚鍤具舉經始於弘治丙辰正月以是歲五月畢工葢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功成之易也自是溢有所注乾有所潴斗門之利且無愧於陂侯之惠吾民者亦

可躋而儷美于王公矣侯既爲祭以落之民乃相率乞予言以紀其成以彰侯德余惟水利王政所不廢也西門遺鄴識者興歎蘇湖有教君子偉之後世之吏于民者其知此道乎黠者憚興作之勞人坐視民之墜於水火而不捄固不爲也懦者有其心而無術以濟之徬徨四顧計莫知所出固不能也其勇於從事者率假手元奸竊瀜餘以實篋笥利未興而民已不堪命若是者上負朝廷之託下孤赤子之望謂非王政之蠹吾不信也

今侯之為是役也其免於是乎曰侯有王公以先之有朱談二公以相之而侯復以康剛之操濟其通敏之才以成之侯其免夫抑侯以刑為職者也而有餘力以及此予故樂為君道之使繼侯而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侯名瓘以庚子鄉進士授令職世為江右弋陽人

怡亭記

有客來予山亭若有不豫色進而言曰予不能取怡於俗憒焉若失嗒焉若忘吾將誰適乎吾其為康之怡而

不能鍛為伶之怡而不能酒為秋之怡而不能奕吾將
誰適乎予曰康之於鍛伶之於酒秋之於奕性之安而
嗜之酷使奪是則弗怡蓋怡於物而有倚焉者予是之
慕乎客蹙額尤戚曰吾欲資所倚以求怡尚恐拂焉況
去其資乎予曰必無所倚而後為能怡無所倚而怡者
休休焉如春之融如暘之休而無一物間乎其間也夫
無所倚而怡怡之至也若莊周列禦冦氏所謂御氣乘
風飄飄乎遨遊于廣漠無何有之鄉以取怡者弗與焉

客恍然若解予言充然若有所得乃歌而出曰吾道淡何有融融有餘樂餘子何足論一笑去吾縛至哉顔氏子千載振其鐸濂洛共追尋真機肴卓躍擴之配天地春風滿寥廓又歌曰宇宙留餘緒詎無嗣其躅載行載歌其聲漸遠不能悉聞也予將私録其辭而續成之以寄遐思適吾姻友陳君敦和至予為歌之而君聽之矍然避席曰予因字起號名亭以怡久未得其義是歌也殆深有發於予敢乞歸以為怡亭記君方治進士業以

步兄峯湖之武昆玉相與語更倡迭和怡怡如也則其進於是也孰禦焉遂僭書以貽之

猬齋記

聖學蕪而吾道晦垂千四百年乃大明於宋然而二氏之教與吾儒鼎立爲三曾無有折其一足功利之陷溺人也其流禍迄于今滋甚陰賊者爲罟擭爲坑塹狡訐者爲面誣爲力詆柔媚者爲婞婀爲脂韋鴟張者爲刲制爲淩轢嗚呼斃也極矣間有志於衛道者又務爲儱

侗宏濶之論出天入神自謂超悟獨到而其語人也以冥心黙㑹為宗曰道在是指聖人教人入道次第為鈍根小子無用之學人見其徑之捷也靡然從之究其旨歸茫無依據而施之於天下國家也不僨則窒其下者其無敢墮窳亦似矣而中未必有一臨利害倉皇色變譬諸羊質虎皮見豺而慄奚取焉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

而與之今有其人乎有之必不皃沒不雷同必見義如
嗜欲嫉惡如仇讐必不苟於趨避巍乎山立砉乎劍發
屹乎砥柱之於中流必能卻暮夜之金辭萬鍾之粟折
殿庭之檻寢淮南之謀立驄馬而伏豺狼不徒曰孤稜
峭拔而已也予方物色若人而未有當吾意者郡丞李
君卿式為予言叅省魏公喬儀之狷介也何必減古人
予為之矍然亟叕其實郡丞曰公少凝重異羣兒甫成
童即毅然嚮往口不妄談足不輕履燕息未嘗有惰容

每讀書見有甘貧守道重義輕生之人必憤激歎賞如欲助之朋儕宴會杯酒淋漓或拍掌狂呼易其故常公默然端坐酒至輒飲喜掩人過不沽直聲而胸中涇渭人憚其明入官來尤嚴檢押氷寒蘖苦凛不可犯平居恂恂若無可否至處分大事斷以義理如庖丁解牛適中其會盜發古田泉漳間提兵剿平散其脅從數百不謂書生有此視吾民如赤子而防吏奸也如築巨防障屋漏一辭色不少假借公之狷也如是才美不與存焉

予曰有是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如公者使倚聖人之門牆擴而充之將不闖中行之域者幾希而甘於其次也乎郡丞曰人以狷目公公因以狷名齋子其記之夫齋之規製向背予不得而知齋中之人以予所聞見者質之郡丞所敘論其果慕虛名者乎擬擬者不待論矣彼傲睨一世高自標榜者視公何如敢以是為狷齋記

小宗祠碑記

宗有大小而祠因之禮也吾家素秉禮而小宗祠乃始立於吾者何前乎吾有官者禄薄無官者不欲踰制故若有待于今者祠在故居之南其地為郎中梅軒公讓分敝宇吾與重熙改營焉堂縱僅二丈九尺横損縱三尺為龕五奉四代主居之中祀高祖建謙府君為不祧之主所謂小宗也曷宗之合一門三世殆千指皆本於府君合餕夫四時之祭皆府君與吴氏妣恢拓祭田之遺禮所宗也中稍後設總牌書祧主上至大宗祠所祀

之祖左祀曾祖兄弟右祀祖兄弟又左又右列祀父之
兄弟主多故釐之也旁為門門之旁為庖乃立外門是
舉也雖於宗法未合而尊祖睦族意存焉耳雖廟制差
小視棲主於寢也無褻矣吾又與熙等割田共四畝五
分令職歲事者以其租入為立春之祭祭之日紙帖神
位畢則焚之牆邊太湖烏石諸房咸與於是乎總牌所
書之祧主無不食矣程叔子意也主親祀以長主祫祀
以貴遠僭也朱晦翁意也無貴廢乎有其舉之誰敢廢

也無已以將貴者主之乎嗚呼吾官至卿佐荐沐渥典祖德也吾不敢忘然力於是極矣熙等奉吾弟左布政使良節遺命也使嗣是而有心吾兄弟之心者祀可以不墜也其田畝租入詳列于木若祖德先訓具載譜牒惟子孫法之守之耳曰后塘小宗祠者對後埭太宗祠言也歲嘉靖丁亥七月七日孝孫良永謹志

世忠祠碑陰記

吾方長官公上接長史中丞之緒下啟六桂之傳閩人

代出科第弗與焉今詳所自出在水部則有若擴公在秘監則有若儀惟深廷實崧卿信孺凡五公在著作則有若旬公在司直則有若喜公在禮部則有若愼言愼從諫臣通适价軫大壯大東大琮演孫澄孫公權符德至凡十五公或以孤忠峻節或以道學行誼或以政事文章咸傑然特出震耀寰宇垂光史冊近若澥之博雅則秘監出徵之敢言珪之耿介朝清之孝友則禮部出凡四公他以宦業文章名者尚多吁其盛哉然上下數

百年鄉賢或有遺祀表章而專祠之者寂乎未聞正德辛巳御史沈三谿志在勸忠始命有司祀信孺公良永以烈祖可祀者衆乃命予重杰猶子重耿族子衮搜輯事蹟彰彰者付族弟遷等上諸當道提學憲副邵端峰下兩學議分門比類得适軫喜廷實大琮五公合信孺公為六忠並祠一堂大壯公以原議配享徽國文公而侍御史簡一谿又從而覈實之於是乎六公有專祠矣祠成扁曰世忠端峯為之記復為區畫祭田若干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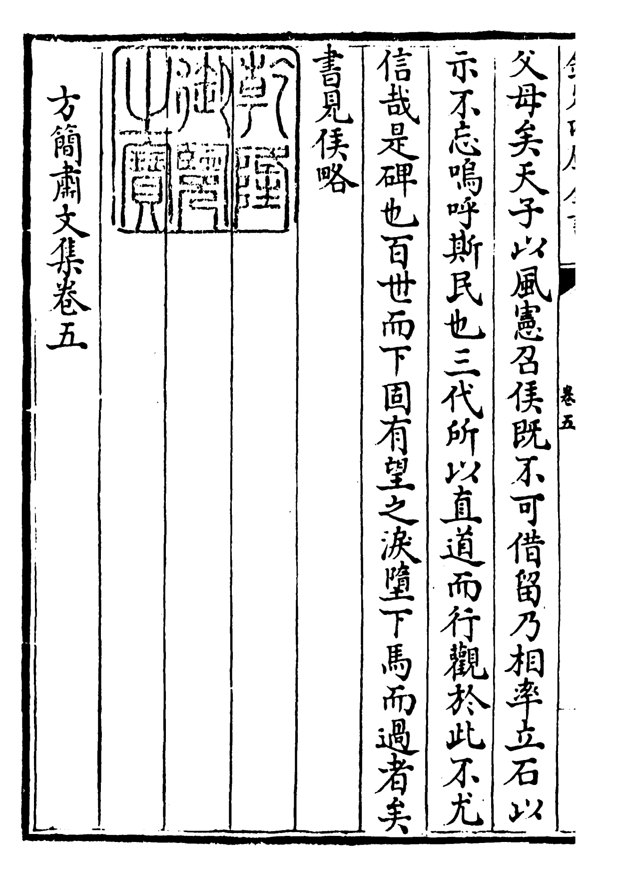
百餘年曠典也嗚呼忠義之在人心千古一日六公去今如是其遠也流風遺烈猶足使人景慕而追崇之偶然乎哉然能感身後之賢而不能救當時之事能廟食於鄉土而不能安身於朝廷有遺憾也抑表忠以勸任世道者之責也而機自近始端峰亦既言之仰思開創之宏偉俯念繼述之艱難爭自樹立以先國人吾方孫子責也此良永之所厚望亦良永之所畏而懼者願相與圖之祠初議寺之法堂從僧請合良永良盛宜賢璘

議定今址者縣尹雷覺軒也諸有功祠地祭田法得併
記以詔後人

邑侯雷覺軒去思碑記

莆多君子丘民亦知禮義夫多君子則論議闊濶而責
於人也備民知禮義則不可鼓以智術而得其心也難
故令於莆者衆矣求其在也相與安之惟恐亟去其去
也相與思之久而不置者百五十年雷侯一人耳侯名
應龍字孟升别號覺軒金陵人也戍籍蒙化正德丙子

以進士授官時貴幸干政政如束濕俟務從寛大無賴恃為驕横即裁抑不令轉恣葢其吏事民隱如素習久諳人不能欺而沉毅簡塞檢押嚴密躬服苦澹有寒酸所難者士夫亦心憚之故於政無掣肘在任六年擘畫梳剔晝卜其夜如條八禁以防淫衺毀非鬼之祠八百區専祀文公諸賢以隆道化其大者風采所及嚚訟衰息養熟而性定終其去也未嘗見疾聲厲色有古大臣垂紳正笏屹然不動而天下安之風有令如此誠為民



父母矣天子以風憲召侯既不可借留乃相率立石以示不忘嗚呼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觀於此不尤信哉是碑也百世而下固有望之泪墮下馬而過者矣

書見侯略

方簡肅文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簡肅文集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趙紹先

方簡肅文集卷六

明 方良永 撰

誌銘

明正奉大夫正治卿廣西左布政使霞竹周公

墓誌銘

嘉靖元年正月某日是為左方伯周公發引之辰先一月其子國子生懋憲奉林方齋汝英內翰所狀公事行

來乞銘予雅知公誼不容辭按狀公諱正隆字紹立姓周氏别號霞竹其先自河南徙閩長樂起居郎百讓公始徙莆城南制簽愳菴再徙清江歴曽祖道初祖尚文至父累贈知府公坦始領鄉薦官武隆教諭公生于官所幼頴悟長益有文名大為提學周時可先生所噐重屢置首選成化庚子録于鄉甲辰成進士為紹興府推官耳目所聞見輒弗忘民有訟某日因晒穀闘死其兄者公曰是日雨焉得争晒訟者首伏灶丁縁逋負得歸

所羈子鰥而復業者得有室皆公力也尺籍隸遠衛曠
歲不勾例觧查公白當道以文移代諸暨壽姓者毆死
邊氏子懼罪自殺有司各論抵罪公獨抵殺人者邊寃
竟伸餘姚民爭草蕩不決公堤沙漲可耕者量給之衰
六十里人志其惠號周堤由是才名大振辛亥名拜監
察御史清理河南山東與近畿馬政别馬牝牡定輸駒
例民坐是困者頓甦都御史王某以開邊落職賂貴近
謀復公率同官劾寢其事丙辰丁內艱已未覃恩贈父

如其官毋張氏太孺人配吳氏封孺人服闋再除值遼報甚急廷議遣大將出京軍討之公疏敵未入境而京軍所過重為民患宜專責守臣便工從之庚申按部江西都指揮何昇挾巨璫勢以傲兩司南康知府某不職公皆劾罷之百僚惴惴無敢恣以怠壬戌還朝適災異求言詔下公疏六事皆見嘉納是歲出知太平府政如紹興時下車首清滯獄平反甚衆甲子饑公斥俸給出公帑為粥以食饑民活數千人窮逼鬻妻者例贖還之

奏減秋糧城軌凡若干萬又陳捄濟貧軍等五事開通
河道等十事皆切地方利病上下所司覆議多見施行
以績最得加贈父母妻吳封恭人正德戊辰陞雲南按
察副使追復土官所匿符驗當道才之明年改江西江
西人聞公來大喜有誣西平忠武王李晟之後者公為
直之人咸稱快庚午擢廣西按察使尋擢右布政使轉
左皆仍廣西公既久於其地興滯補敝頓易舊觀人方
仰以大用而公引年歸矣丙子歲也公襟度夷曠識見

敏達縱横變化率不出繩墨之外與人交常折位勢不遺貧賤當官臨事雷厲風生俄而開朗澄霽人莫能測公雖職有司實與藩臬御史分理庶政政與民宜既去人益思之故紹興太平皆有去思之碑既家食祠宇祭田則身任之祖産則讓兄之子族人待以葬親戚待以舉火者何啻廿餘家亦足振頽俗也公粹於經學所著有詩經孟子主意中庸大學口義指南録又有奏稿出巡録詩文集藏于家所造就多名士公生以景泰癸酉

六月二十六日卒以正德庚辰八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八吳恭人先公卒側室徐氏張氏子男六人長懋官靖江王府典膳次懋光貢士皆吳出次懋憲徐出次懋賓張出次懋冢懋騫皆徐出女二長適顧同知文時子一思次許字子族孫左布政使璘子宜孫男十一孫女八墓在胡公里寶勝院故墟為四竁中左巳葬吳恭人中右令以窆公又右又左則待徐張公未卒先十三日懋憲還自國學公語之曰吾近嘗備録平生履歷蓋絶

筆也汝其志之故兹乞銘懋官等特屬懋憲奉狀以來

遵遺言也銘曰

有銛者器試迺剸犀曾是鉛刀玉切而泥吁嗟乎公才

與政宜爬梳剖劀為吏者師式㑺名迹四紀于兹忽如

其歸公也弗疑世曷云短澤則永垂於昭萬年視我銘

辭

勑封承德郎吏部考功司主事東樓劉先生墓

誌銘

仁者壽賢者貴天之所以償諸人也然有不盡然者或者未遽償之而償之於其子若孫歟若吾友東樓劉公不足徵乎公諱槃字學賢東樓其所自號先世居莆奉谷里之鰲山曾祖武起家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復析居今城左金橋祖鏞以旌年得恩詔冠帶父淵倜儻有風度解新昌分教歸日每會客高談暢飲忘其貧且老母鄭氏孺人齊壽善相公性仁孝能承父志客至不待命出供具不足足於市族黨之寒飢者弱弗植者收

卹之若不及初不問力重輕也坐是家日落公不為意公心地夷曠不飾邊幅與人交久益有恩意論事不求甚異而亦罔不循軌人以故親信之不知者猝以横加漠不與較嘗貸於人償而復責公識其日月甚的其人乃欲揞以自是公遽掩其口曰吾忘之吾忘之别貸重償焉其存心之厚類如此公少聰敏讀書輒觧大義為文若宿構者翁國博端之授徒也無慮數百人獨竒公因妻以女公試于私多占上第六舉于鄉不遇然名隱

然動四方弘治癸亥甘别駕文紹聘教其子有成溽人爭師之鄉長老與仕而休者納交恐後既歸歲遺書問不絕葢公雖不遇而其不忘於人者固如此也公由是無進取心晚精李虛中術即生年月日所值支干與所属之宿配合究其旺相孤虛以知人貧賤富貴壽夭多驗嘗自歎曰吾命固應爾吾何自若為時考功君方燥髪恒指以語人曰畢吾志者其在此兒耶正德甲戌考功君果連第進士授刑部主事久之公往視考功君隨

念新昌公及鄭孺人遂歸侍歲適大比提學姚公强入試辭曰某出京時士大夫亦以是見風者然不知某無此念久矣識者謂公知命既復奉新昌公命視考功君至則君已選入吏部三閱月合刑部考三載績最封公如其官翁暨陳氏婦俱安人公躬被命服子婦咸在烏紗珠翟交相輝映入謝闕庭天顏咫尺又為有官封者始遇也公感激圖報訓勑考功君嚴於初初君成進士時公貽書戒之曰祖宗積德以有今日爾其自撿押無

貽官謗為刑部時戒之曰刑民司命爾其慎哉與其苛也寧縱至是之戒則曰考功之子奪人猶法官之生殺人也爾其滋慎之哉凡此公得志所能自為者蓄而弗施故以教其子也戊寅公以翁安人孫玄歸渡江得疾卧舟中至嘉興遂不起時三月二十四日距生成化丁亥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二當疾草語翁曰死生數也吾何憾第父母欲見吾與汝以命服侍自娛而自負之死不瞑目耳公之不忘其親也乃如此哉訃聞遠

通莫不傷悼考功君痛絶復甦奔至喪所扶櫬還卜公
幽宅弗吉而連執新昌公鄭孺人之喪弗遑再卜迺先
葬公祖父母諸姑叔母凡七喪亟營南力里大王山之
原為宅四竁舉公與新昌二喪合窆焉而虛其左之右
為翁壽藏公子男一即考功君勲女三適黄應奎張世
達吳文晉皆仕族孫男二長塤議婚鄭侍御光琛女次
坤議婚林大叅富女孫女二長許字子姪貢士重熈子
攸躋次幼未行嗚呼公年踰中身不為不壽礬之于前

貴之于後道不行於身而行於其子天果何負於公哉
考功君將葬持鄭正郎于成狀來謁銘予雅知公狀又
鄭君作不可不銘銘曰
嗚呼此劉東樓公之藏其身弗章其澤則長我銘不忘
世有令芳

明威將軍興化衛指揮僉事洪公父子姑婦合

葬墓誌銘

洪上世汴之固始清風鄉人王父諱保保生量量生寛

寛生鎮我太祖高皇帝震天聲再造寰宇四海會同保
逢其會矢身狥國數効勞績帝嘉錫有申以至指揮僉
事世其官實肇膺興化衛之命量繼之寛字體裕襲祖
父遺烈際熈洽不自暇豫日誦兵家書數千言能通大
義間亦閑習利于用當道廉而異之嘗試之視篆而優
試之督屯又優復試專鎮南日海寨南日盜區也公設
機掩捕群盜縮匿武弁稱長雄必曰公竟不得盡其智
以樹有竒勲時也生正統庚午卒正德戊辰享年七十

有八配曾繼林皆續恭人誥封側室李內行咸足稱曾
無子卒墓木已拱林事公尤專公禔躬不蹈將門怙侈
故習者林實相之也林生後公二年卒後九年男五適
鎮即令同藏者次鐸婦周姓次鍈次鍾次鏢婦皆陳姓
女五婦婿滿前盡閥閱名家子也孫男四弼龔指揮僉
事娶張氏輔殤張弘未娶曾孫男一鳴岐張出鎮弼父
也字邦重少倜儻負奇氣以武人徒武為恥矻矻行墨
中欲與儒生頡頏以圖駿發人未之知也予從父郎中

朝宗公嘗語從兄桓曰兒擇女婿必若人乃以女玉歸邦重玉字閨潤事邦重敬且愛邦重亦愛敬之主內政得婦體天嘗洪慶邦重蚤卒弘治癸丑七月十一日也距生成化己丑五月二十日僅年二十五閨潤飬居尋以憂結弗治正德己巳九月十一日也距生成化庚寅五月三日僅亦年三十九恨不克覩弼成立然其子母煢煢相依不以戚衰改志事姑嫜以老以死能無違以慰邦重於地下其節孝可書也墓在郭西太平山之原

為竁四中右體裕公中左林恭人右之右邦重左之左閏潤也基之成之者彌彌卜以正德丁丑閏十二月十一日合窆乃奉其友進士廖雲卿狀詣予拜且泣曰天降酷于洪父母之喪弗克以時襄事者三世祖以貧父以夭歿有遺憾彌蚤夜震懼令玆始獲合王父母父母而窆之又別窆曾王父母于右數武而近以䄍祖母李氏叔母周氏弟輔祔顧欲發幽光示來世惟大人先生銘筆是賴予哀其言亦泣下世之人寘親淺土漠如也

弼一舉九喪賢於若而人也遠矣天之慶果啇于洪耶乃收淚為叙銘俾刻于石銘曰

天馬之支麗城之隅有突者阜佳氣鬱紆三世並藏若增而都聿昌厥後翊賛皇圖

袁州府通判林公墓誌銘

林自唐以來代有宦績令益衍世居國清塘上為莆甲族公諱瑱字以玉號蒙菴高祖李曽祖儀祖悚父潾咸有逸志不樂仕公早孤負膽氣自立少與其族父令監

司穀齋先生同治經子史學麗澤居多甫弱冠領成化戊子鄉舉已丑會試不利歷壬辰乙未銛鋒愈礪時家乏積六喪柩力營葬戊戌竟第乙榜授河南鈞州學正鈞州故大司馬馬公故鄉也馬公為其鄉擇師而冢宰尹公以公往型範鎔鑄器度偉然人謂二公有識鑒督學者屢禮奬以勸弘治戊申九載績最擢尹清河或患其局公曰官以地異奚局為温惠近民而剔抉弛張有老吏風覩藩恣侵民地訟久莫敢決公承檄覆勘力割

還民馬政有歲額積獘至五倍不可支公為規畫節縮
疏請由隽孝廟可之著為例邑牧地隽界儉七百畒奸
吏兼併至數千椎剥滋甚民愬于巡撫張公委公覈實
蠲其餘税鄰邑類是者悉蠲之縣廨掘地得金銀寶器
歸諸公帑以新廟學實倉廩賑窮民不為已有噫難矣
三載報政當道薦章聯絡得恩命階文林郎封配吳氏
為孺人贈父如官母朱如吳外補非三考弗殿而膺褒
封者益寡是足為公榮幾九載轉判袁州府民遮道莫

留為立去思碑曲周丞白公鸞為記其實白諫官也以
言謫記足徵也判袁㬅儲盈而不苛惠政尤著閱歲懇
乞致仕既歸力義不懈若增祭田修墳墓建里門周貧
之其大者公性資亢爽才識敏達外若煦煦而中涇渭
甚明故出而察冞處而宗黨有事輸囷弗決者咸咨啓
之天不慭遺而公歿矣歲正德丙子三月十六日也距
生正統丁卯享年七十吳氏幼慈慧歸公克婦克毋不
喜華麗珍飾既貴而裕雅素如公布衣時誠公配也生

先公四年卒先二十年繼宋氏側室靳氏子男六長恭臨清判官娶許氏次寬南康府通判娶陳氏次信先卒娶吳氏次敏娶彭氏吳出次肖次肯幼靳出孫男五鈞陽繼賢再陽鳴陽華陽繼賢領庚午鄉薦孫女六曾孫男二墓在景德里靈光山之原坐酉向卯為四窆中左公中右吳又左為宋又右為靳皆虛公所自營也諸孤將以丙子丑月壬申舉公與吳孺人柩合窆先期持敎齋狀請予乞銘曰先君子辱先生知且辱以女字吾弟

肖三十年相與情誼篤至墓中之石非先生其誰宜銘予非知言者然不銘不足以荅公知已銘曰

化無息命靡常感斯應公其昌穹碑載業惠政揚我敦我族厚于鄉嗣人趾美妃耦偕藏有永其垂視此銘章

宣德郎忻州同知黃君墓誌銘

君黃姓諱宗字純敬別號一愚貌皙而癯少負竒氣嘗從二兄習舉子業久之困蹐不利乃憤起自圖曰吾何以沉鬱佔俾踽踽如許為也遂棄去應藩府辟敏給暇

豫不為公移東縛得隙輒鼓琴吟弄令體五七言詩以自適長吏咸才之名籍籍以顯尋試銓部果占時葷右乃授通州衛經歷才鉅而官小優為也軍餉出納唯慎莫敢有襲宿弊為奸者士卒祗懽頌聲四出又出其餘力築通衢甃巨井以利通人與往來於通之人人感君惠以君姓姓井若衢識不忘巡按御史廉君才又才之三載考最得階徵仕郎封父栁溪釣叟則員先生如其官母林氏元配林繼林彭皆孺人隨改燕山衛滿九載

告歸覲省二年奉柳溪命復詣銓部擢為忻州同知感
再遇益勵官政寛嚴有體不以榷剥為能遇歲旱輒禱
禱輒應補罅塞漏民困漸甦廵撫都御史林公按察副
使李公胥以儒吏視奬錫有加值邊棘代州督餉無敢
往者君毅然請行至則不憚苦寒日勞勞氷雪中理餉
事惟恐弗給卒以是遘疾卒于正德乙亥十月二十七
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官為具斂䕶其櫬南還噫蒲稍駃
騠方將騁其千里不晷之足乃倏蹶於半途間識者重

以為恨也君接人溫恭不以貴賤殊禮論事侃侃有斷
制事父兄殫子弟職天倫能厚根本腴沃宜乎發於外
者敷榮足觀也君無子訃至父母妻妾哭之哀幾不能
生兄雅州守純道郡庠生純時痛君不祀咸欲推所愛
後君緣律禮無據乃循次後以雅州仲子應制黄系出
唐刺史岸公世有聞人曾祖諱享太學生祖諱朝章正
統間廣昌司訓郴溪司訓嫡也早歲亦圖進取弗售而
醻於雅州又醻於君君亦靈承矣哉丁丑君卒之又明

年也閏十一月十一日壬午葬君于後溪山之原應制
先期抱林侍御雲從狀詣予泣請銘嗚呼君無子有子
不壽其身壽其名宜無憾予獨悲君堂有大耄室有未
亡人百憂萃焉君之目或不瞑也予尚忍銘君哉抑君
之行不可無傳也予尚忍不銘君哉銘曰
胡質之醇而命之迍繄何足論亦惟名之存吁嗟乎君

方簡肅文集卷六

方簡肅文集卷七

明 方良永 撰

祭文題跋

祭陳孝廉如賓文

神化莫窺陰陽雜揉災祥倒置孰尸厥咎昌黎哭東野於唐雲谷哭屏山於宋達人順受孰怨孰訟嗚呼如賓出而廟廊榮處而閭里光冰清蘗苦正氣堂堂辭榮歸

養親譽益彰維兹孝廉帝賚孔嘉常禄弗受移廩于家二十餘年樂且無涯簡静和粹左繩右規君子所式狡獪不疑而其負荷之大向往之堅如山屹立孰與後先我事我友見素山齋孰當吾意曰有松厓子屛指揮如往而歸子今已矣予將誰依憑棺一奠淚迸如雨子所蠃者姓名千古

祭朱木菴文

古風云薄朋友道喪俗態紛紛炎涼百狀公奮而起我

從公後短檠共對私相指受公之胸次崢嶸磊落岌水能養懸鶉亦樂我窺視公昂然獨鶴宦路嶮巇我行屢踣相期歲晏于廕而息杖屨後先為鄉矜式胡天困我奪公之亟我哭公墓有淚如注神理茫茫徬徨曷訴

祭伯舅陳述孝先生文

嗚呼古風寖薄士行日偷挺立崛起衆怒羣咻故柔則俄然中仆而剛亦邈焉寡儔有述靡作或倡弗疇唯我舅氏一門三世篤孝相承后先罔替斯源孰開安順獨

詣斯流孰濬聦軒滋勵惟我舅氏實會其歸曰愛曰敬以馮以依祠墓創修之大晨昏定省之微義塾以開人之蒙葯醫藥以濟人之阽危養有水陸之珍祭嚴豐潔之敬執親之喪毁極而病曰遵祖訓曰承父命曰復古之風曰勵士之行郿侯旌其宅里豸史樹之風聲胡為造物乃忌厥名奪我賢俏壽我一生舅之視之曾不少驚臨歿大呼曰啟予手足以覲勿使愧負嗚呼是道參所獨有千載寂寥孰授而受驟聞舅言駭愕弗禁繼察

舅心天地實臨載考舅行內外所欽臨歿不亂宜有德音嗚呼我舅令其已矣不忘者存足勵頑鄙天定而勝後當續起人亦有言任其孫子永等辱教恩重丘山憑棺一奠涕泗斕斑人百身其莫贖徒抱恨以何攀靈其不昧鑒此悃愫

祭林寒厓文

嗚呼友道寖薄世乏全交惟予與子幸免於是子之初訂予交也慨經學之訛舛欲相依以取正始棲子室閱

月輒撤牀帷以去莫測也既而知之則室中之友翹向或異子不以言欲全交也時同會者有若翠庭林子孚可西樓鄭子文學退思蕭子弼甫東石林子元佐子仲弟雪筠介卿而尊翁坦軒先生亦時主會席辨析經疑人出所見閲久乃定東石退思猶賈其餘勇不少哀子獨穆然凝思退然若怯予知其有父在也而今也半登鬼録子亦厭世以逝於戲悲哉然退思不一第而亡西樓偃蹇三十年得一校職東石世短而不嗣貴為正郎

猶泡幻也介卿若無憾矣而年僅五十三鬱鬱晚翠僅翠庭耳子雖不盡如翠庭而官至五品壽幾六十五常不翅白眉為多亦良足慰矣老我投閒值子晝錦日相過從論心督過正以為幸而子乃棄予使予倀予其無依於戲悲哉子之禔身寓矜持於夷曠子之心地實洒脫而光明廉於守官而惠及婣友儉於妻孥而孝養父母每書寄尊翁必曰大人善取適兒自有家計無慮也故尊翁晚歲樂客不惜厚費者子樂之也高氏妹少毋

所出而奩粧獨厚者子順適翁意也子取道覲省二親相繼疾作視湯藥躬殯殮無可悔者天固以此彰子之孝也而子也亦卒不起則莫之為而為之天也啓手足時妻子姻朋俱在含殮贈賻咸不愆于禮而厚此又容死官路者未必盡有子之目可以瞑矣予姪某實婿子女女歿孫在痛其母而哭其外祖也哀而子則不聞也嗚呼悲哉歲在戊辰瑾賊竊柄予既斥歸而餘殃尚在予挈家待罪予之官所者七閱月雖薪水之給有彭幸菴

諸公而子之內外怡然咸視予如家人待之之禮有加焉令之為友者有是乎歲在壬申予豫為毋求鎮遠之木於史參將元之價廿金予與魏同知汝賢爭售之史用予五金汝賢金十五知予貧也汝賢歸為予言如此而子無一言責償于予令之為友者有是乎此所以益重予悲也朔予之諸郎與吾姪吾子世篤交誼若膠投漆令之為交者又能世講如是乎即有之亦勢利苟合耳此又益重予悲也奠予一觴莫寫予情子如有知尚

其鑒之

題黄子堯知止詩卷

予甞讀靖節先生止酒詩於世味紛華一切屏去然後知靖節所以知止者以澹泊為之宗也髙風既邈芳躅莫續吾鄉黄君子堯獨以知止稱其空谷之跫然者歟予考其素雖與靖節不類要之能止於澹泊一也亦可嘉也雖然靖節諸子皆不滿意未免有身後之憂君之子文雍讀書績文方進未止顯揚事業殆不落落人後

君之所得不既多矣乎君去靖節歷數百年予謂靖節不可得而見得見其似者斯亦可矣君以為何如

題毛武勇公忠義録

人臣以死事為忠古今之達道也然非勇決以就義則死非其所為無益得死所矣而功或不録子孫或不克肖以敬承迓續則亦徒耳今觀毛武勇公之忠義録有以見三者之皆備焉公起自偏裨伏諸羌而定八閩前後無慮數十戰皆所向無敵石城之役賊勢方熾公不死

則士氣不奮勝負未卜也公既率其孫若姪決戰以死士皆感激撍復公雠公復能以英魂助梟元惡卒成大勲以忠顯名謂非勇於義能之乎功懋懋賞位列侯而錫誥券建坊祠以表宅里我國家之報公亦云渥矣而復有子如故贈伏羌公之同心報國特荷寵恩有孫如令宫保公之文武兼資尤以清節自淬礪惟名與位爭高未已是不可謂無承續也然則忠義武勇之褒光前裕後之讃天語諄諄夫豈溢美公之功盛於西鄙而閫

人獨蒙公福者七年某閬産也讀公之録其能已於言乎故為之識其大者

題吳廷惠贈言卷

歲正德戊辰秋七月四日予既得致仕還與鄉友吳君廷惠同舟而南廷惠間出其瀕行所得詩文若干首示予予徧閲無李川雲詩疑之廷惠曰此諸君一時贈言之作川雲偶不及知耳予曰川雲之詩不可無也始予至京師見時事駭心進退無據愛予家且厚者日夕相

與謀不過猶時二字川雲曰是宜獨斷毋泛謀泛謀有悔及荷聖天子厚恩得有今命衆咸訝且惜或勸其改圖川雲曰是宜賀子亟去勿惑人言凡川雲前後所語予者與予思不謀而合予乃竊服川雲之善於探逆人事而不苟於立言有如是也惜予行迫不及乞其詩乞亦未必遽作今廷惠此行其心其事廷惠知之諸君言之且悉矣予未知其卒有合乎否也脫有未合或合而未盡則所以中其肯綮發其憤悱而能沉著痛快使人

興起者川雲之詩其可少乎哉抑非獨重其詩也廷惠其識之異日計偕北上會川雲於臺端試與之語當必以予言為然

跋贈别陳石峯卷

忠節人心所同故談其事則激見其人則喜非强而然也吾友陳君玉疇宥狂直一疏主於扶植善類而斥邪屏奸之意實寓其中皆一念忠節發之也然當士夫陵轢摧挫之時鮮不以形迹為嫌疑故有聞其事若弗觧

望其人若素昧者矣今觀玉疇贈别之卷吾貳守曹公既首取物象之似者繪而永歌之郡守陳公暨吾莆縉紳諸公又從而賡和之爛然盈卷略無顧忌謂忠節之在人心非有强而然者非耶然則是卷也豈徒為玉疇榮贈哉實足以表見天朝之中外有人國是不泯雖為吾君賀可也

跋周來軒送别圖詩卷

湖廣右布政使缺天子可吏部請擢吾閩按察使周來

軒公儀補之其屬吏吾郡守張白齋君玉作送別圖詩卷奉贈厚於白齋而欲致勤拳於來軒者咸聯屬書之爛然盈卷白齋復欲良永廁賤姓名於羣玉之左良永何以為來軒告哉夫布政使職承宣上德而敷之民者也此職不修人視之一掌財賦官耳然其意猶存振而作之在吾人令也民力日疲國用日促征斂之太急則無民供輸之不繼則無國非有變通之才神其術以濟二者不可得兼也兼之而副白齋與諸公之望其吾來

軒乎不然寧負民以無負國乎來軒其必有以處此矣或曰右布政使可逭此責也曰左右同功而一體者也求軒將不為左乎將不可以告於左乎其亦由按察使轉左右布政使者求其術而不得故重有望於求軒

跋木軒致仕卷

令人汩沒於仕進者惟意之狥意得則驕以盈意一失未必投之裔錮之終身亦萎薾沮喪怏怏然若不能生而狂呼怒罵推案頓足氣勃勃填胸臆者躁戾之人

也夜篝燈草疏晨傾囊走京師賂權貴人以復其官不足貸益之累千金弗惜此似黠而癡之人也抑獨令人哉書空咄咄弔古自傷較之怨望譏訕者差勝而為不知義命均也夫以得喪委諸命以禮進以義退仕之律令也無崇庳古今一也故三仕三已喜慍不形有楚之令尹子文其後蘓老泉以余忠襄擬之似也求之於今有闕西彭幸菴用之則身都將相擯之去則屏迹山林若兩忘其得喪者古今人不相及其然耶幸菴最顯者

也官為郡丞而處進退之際從容暇豫莫窺其量如李木軒其人亦未易得初檢齋郡伯報云恐在致仕之列即稱疾辭郡符召匠製野服巾成冒雨發行李期旦日行衆往唁之徐答曰吾分攸宜吾惜不蚤決耳怡然如遷官以去者臨發之日適檢齋得報至云居上考前之傳者訛也衆又往賀之乃漠然不為動凝然若有所思久之曰果訛也吾姑待吾令知自為計矣衆咸異之謂木軒之所養不亦真知義命大丈夫也哉然因木軒而

知部院諸公之公且明也方其蜚語郵傳是非淆亂非明莫能致詰非公必避小嫌莫詰則隨聲雷同含寃負屈者無伸避嫌則寧我負人無使人疑我司考績黜陟之柄者固如是乎令也萋斐不因乎人言去留乃出於獨斷謂為至公且明非耶木軒之不失已部院之不失人皆可書也書之

跋敬齋醫法

醫古道也自岐黄教弛而後世例以混於農圃專門者

又往往藉以規利儒者始恥言之嗚呼醫豈故非儒者事耶予同年友趙君叔敬業儒而精於醫者也其調劑去疾之方具見於醫法一書而予益嘗試之屢驗而不一爽焉者昔之人以醫儗相言利物也使是書徧行天下濟利之功豈下相一等哉况吾叔敬當官不茍綽有介直其所志益遠且大儒之道期於必行醫豈足以盡其能事哉

跋鄭氏家訓

家訓尚矣然在昔有訓或不一再傳輒反鄙野與不識文教者等其故何哉本之不立而文之徒飾也孟子曰家之本在身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昔之為訓者其知此乎即有之亦罕也今觀順菴先生所著鄭氏家訓而其子若孫已克世守之罔墜文云乎哉予益知其本之能立也鄭氏世契居且密邇故鄭訓惟予獨知非予故阿所好也方今負重望慎許可者大江之西非東白其人乎東白之稱順菴曰口無非義之發身無非義

之行心無非義之存即此可以知其訓之能傳也嗚呼使順菴而常在使順菴之子孫而常如今日訓雖不作可也世有時而變澤有時而斬憂深慮遠者所不若是恕訓不可以無作也予於是又知順菴非徒能立其本者用識其實殿于末簡

跋表章述孝遺文卷

布速效者以作善為迂談事末務者以獎善為虛具胥失之也若吾伯舅陳大同氏之克勉於善而御史揚之

郡侯褒之事跡既榜于亭述孝又名其里詎非兩得也耶嗚呼舅氏之善行備矣而里居之扁獨以孝名者行之大也舅氏孝行有年矣年七十餘而始克膺此異典者勢之漸也今觀所述激勸文移而其生平行義遭際大都見矣然其中有不盡言者人或不能盡知也傳不云乎孝衰於妻子舅氏之孝所以能終始不衰者夫豈無自葢其內子鄭天性純孝自入陳氏之門即能恪遵吾外祖恥軒先生家法惟知舅姑之當事而財與物非

其所利故凡可以具滫瀡供寒燠者百計營之雖倒奩傾裝若不少吝向使鄭未必賢則内無所相舅氏之孝亦且沮格其能𤇆然完名耶其能享如今日耶舅氏適子佐備述表章之事鋟木以傳永在諸甥中知舅最詳故為特闡其幽者以告陳氏來葉且俟觀民風者采焉

跋吳氏慶壽圖序

壽於福居先為造物者所靳於人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故凡人相祝頌必以壽為稱首然九疇次壽以攸好

德無德而壽則愧壽矣有德以為之本矣非賢似續以為之後則憂憂則怍雖壽不足貴也安仁吳穎庵公勤儉而孝友德也又得可美先生以為之子有賢似續也乃弘治辛亥壽躋古稀其不怍而憂者歟間嘗取其慶壽圖詩序讀之序之文典而核詩之語美而不溢要其意皆不出於序則公之壽又天下之同稱者歟予於可美先生為門生竊喜先生有是父而樂為天下道也遂不厭其言之瀆書于末卷

跋萬雲書莊卷

萬雲書莊者余族甥學名甫讀書處也其友余同年陳君伯猷寫其景鄭君汝華序其意足稱二絶矣學名復徧求諸士夫能言者詩以益之裝演成卷持以謁余請記其後余謂諸君子所以語學名者寓規於美終身弦韋在是矣予復何言第恐其特藉是爲書莊粉飾則非予與諸君所望於學名者故爲之跋以警之

題一愚卷

予嫻友黄君純敬名其所居之軒曰一愚因以自號士大夫能言者序而詩之爛然盈卷間出以示予予讀既反詰其義純敬曰一與二對而愚則智之反自走之為此名也應事揆物守官居室凡言為作止之間一愚而已無雜亦無輟也予復詰之曰智愚之分猶薰蕕白黑然人品係焉況所謂愚者又復有古今之異予何其昧於所擇乎必如予之説則大智之舜無惡於智之禹其果不足法歟純敬笑曰有是哉走蓋疾夫世之人衒聰

明矜智巧汩沒於紛華波蕩之中以自取僨敗者之可羞可賤也故矯之以一愚以反吾渾淪完樸之天猶古人巧拙銳鈍之說弦韋之戒云爾豈真死灰其形枯木其心醉而生夢而死以自暴棄其身者之為耶若夫古令之愚走固已知之矣願先生其卒教之予聞其言而異之因起謝曰始予以子為勦竊傳會妄立名字以自欺詐而今乃知子卓乎有見而非厚於自誣者誠使繼令以往明理以立其本酌時以措諸用則茲愚也適所

以為智而世之隨行逐隊與時浮沉漫無可否者不又

為吾子之愧乎純敬再拜起謝曰命走矣

方簡肅文集卷七